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发言选登

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阿来

可见，中国民族文学中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日渐成熟、日渐靠拢主流文学观念的艰难过程。

文学本身是一种唤醒，唤醒人性，唤醒良知，唤醒审美，从而引领人融入伟大现实与时代，而不是把自己以某种单一文化或血缘之名，自我封闭起来。想当年，我想再现在我家乡的过往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写作了《尘埃落定》，大家看到的是光鲜一面，获奖、畅销，却不知道其在一些本民族文学评论者那里遭遇的非议。最善意的辩护是，我们的历史非常文明，没有你写的那些血腥与残酷。我想，如果我们不是闭目塞听，这样的言论是经不起最基本辩驳的。

我是人。我是一个地方的人，我是一个民族或文化区域中的人，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之人。文学的目的，不是把人区隔于某一狭隘的地域与意识中，而是打通种种分别，寻求共同性与共通性，要在情感与意识领域，把不同的人联接起来。

这是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云石，也在淮南万户府任过达鲁花赤，最后退隐于杭州，同样用汉文写作，是那一时代的散曲大家。

历史是前进的，即便在某一时期因为腐朽的政治而停滞下来，最终还是会上进步的旅程。在前进的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藩篱都会打开，都会从局部的区隔走向大范围的融通。今天的中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通性与共同性。这是由人性中追求更高文明、更宽视野，追求生活中更多的幸福这样的共同性所决定的。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讲，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各美其美”的同时，更要在“美美与共”上多有努力。对文学工作者来说，这正是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多有贡献的地方。

总而言之，文学工作不是一种姿态，一些观念的空谈，而是要孜孜以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获得正知正见，再来写下那些万语千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虚怀若谷的态度，是有益于多民族团结融汇，有益于中华民族与文化共同性构建，同时，也使自己从狭小变得宽广，从浅薄变得深厚的切实践践。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将生活中的「认同」因子转化为文学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多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和兄弟省市作协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新疆文联作协，为新疆多民族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大力支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包括网络文学作家在内的创作者，并组织采风，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特别是一些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家作者朋友，眼界开阔了，灵魂和心境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提升，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生活，以及对鲜活生活生长于身边角落的“认同”的因子，发现、转化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强。

从文学的视角出发，经验和规律告诉我们，上乘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最终还是要看创作者的视野宽窄与深浅。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历史形成的多语言、多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客观现实，容易造成作家文化认同的个性化差异，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带入文本。似乎通过文学形象、情节、语言、生活、习俗和主题等元素凸显了这些差异性，才能显现作品的“异质化”和“陌生感”，抑或“创作特色”，加之视野和认知的一些局限，文本很容易变得格局小、单薄，甚至使作者自己陷入中华民族整体性身份认同的“自外”或“弱化”的怪圈。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身份的认同，是一个人、一个作者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情感和内心共鸣的深度融合。新疆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占有重要位置，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块土地天生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和自然环境，珍惜彼此的交往，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多语种、多样地理地貌、南疆北疆草原绿洲，以及向中原的丰厚历史记忆，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给新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成为新疆文学的优势。

近年来，新疆许多用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朋友们都有了一个共识：“本族”“本土”经验的表达确实已经远远不能表现时代生活，而只有通过文学的点滴发现，把自己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更多、更深置入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国的思考，并通过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叙事的创新、艺术形象的转化、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的把握和富有生活气息、时代气息的语言，展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蕴藏着的多样风景和精神风貌，才是中国故事新疆表达的最佳方式。

（作者系新疆作协副主席）

通过精品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

□冀晓青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长期赢得并呵护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近些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在中国作协“文润北疆”帮扶计划的支持下，内蒙古文学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2012年以来，1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14部作品获得骏马奖，尤其是本届骏马奖内蒙古4名作家、翻译家获奖，是内蒙古获该奖项最好成绩。以上成绩的取得，也让我们在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工作上有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

在思想引领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民族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思想引领“培根铸魂”工程，举办以骨干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新会员、网络作家、农牧民作家、基层文学爱好者等不同群体、不

同主题的理论培训班，不断增强民族作家理论水平。通过策划举办农牧民诗歌大赛、农牧民作家研评会等系列针对民族作家的文学活动，进一步活跃民族文学创作。依托内蒙古文学馆重要文学阵地，在各类主题展览中为优秀民族文学作品提供宣传推介的重要平台。主动加强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按照联合印发的《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排部署，落实繁荣发展民族文学的具体项目。

在精品创作方面，内蒙古将继续组织实施“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持续培育推出民族文学精品。“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以选题为牵引，把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等重大选题纳入其中，号召广大作家参与选题策划创作，通过精品

创作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读者心灵深处。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经出版优秀文学图书近百部，其中，扶持的少数民族作家占到半数，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奖作家阿尤尔扎纳、牛海坤、娜仁高娃都是该工程扶持培养的典型案例。“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是将蒙古文优秀作品翻译成汉文进行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54部作品，参与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作家和翻译家，本次骏马奖内蒙古获奖翻译家朵日娜是该项翻译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两项工程充分印证了实施重大文学工程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性。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组织实施文学人才培养工程。内蒙古已经举办了11届文学创作研修班，至今已培养400余名作家，其中少数民族作家占到三分之二。接下来，我们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积极开展多民族作家培训，切实提升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同时，在内蒙古作协每年会员发展、



展览展示、研讨改稿、采访采风活动中，积极吸纳民族作家参与其中。我们已连续支持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举办26届笔会，并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笔会辅导讲座和主题实践活动之中。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

□张燕玲

今年夏季，我受到中国作协的聘请，参与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工作，得以阅读众多的兄弟民族近年创作的作品，得以近距离观察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趋势与新成果，得以感受到各民族作家以高度开放的视野，拥抱当代中国的辽阔版图，在与时代同向同行的过程中努力创作，绘就多元一体文学图景的璀璨篇章。

以获奖的长篇小说为例，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民族作家是时代变革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者。他们都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建立关系，把自己的生命展望建立在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团结和现实关注里，在文史互动中，以个体或地方性的书写抵达宏大叙事。如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家国情怀大气磅礴，两卷本的长篇《大医》以三位不同背景的医学青年的成长史，映照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既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也充满坚实的现实主义力量，既有着开阔的世界性视野，还沟通了雅俗互通的文学之道。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创作的《阿娜河畔》以温柔敦厚、生动内敛的笔触，借家庭叙事与大历史实现共振，那份对母亲河的款款深情令人动容。同样写河岸儿女的还有瑶族作家光盘，他的《烟雨漫漓江》是一部动人

的漓江儿女生活史、情感史。在人与自然的主题中，在充满生趣的桂北民间文化与山河烟火里，光盘创造了一种永续向前、四季流转、万物生生不息的活力，为新时代的漓江立传开新。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则以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映照西藏近百年高原的历史与有情的众生，在家族叙事中揉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历史。

我们还看到民族作家创作的难度，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尤其我们南方的边地写作，更需要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比如民族的民俗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文学创作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无论以什么创作方式，是哪个少数民族，文学都要回到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从来就是生机勃勃的。

文学无疆，骏马驰骋，愿一代一代的民族文学骏马，奋力奔驰，共同抒写出中华民族更璀璨的文学画卷。

比如如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生存与社会、以及人心的变化，比如那些在时代巨变中，仍保留良好的千年民族古村落等等，都期待写作者的艺术挖掘与表现。我们深信，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将在文学观、审美创造力等多重维度继续突围，继续把日常经验美学与民族史诗美学融汇再造，创作出中华文化佳作。

我还见证了评委同行高度的责任感，高水准的专业精神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在评奖的日子里，所有评委的心中都激荡着民族团结、文学神圣的庄严情感，秉持对文学的公心，交出了这份答卷，期待读者和历史的检验。祝贺获奖作家！你们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荣光。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

□刘大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在于认同的“意识”。马克思·韦伯曾经区分过“共同体”与“结合体”，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主观与情感上的认同，结合体则是基于理性与功利考量而形成。因此，民族文学在其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与有效的功能，即塑造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族群与国家、共同体与社会。民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需要对此基本问题有所自觉。从发生学而言，民族文学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人民文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文学是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的“大日子”与各民族人民幸福生活“小日子”之间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内卷”。

所谓民族文学的“内卷”，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等问题。具体体现在创作中是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

与地方结合，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刻板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内容。

如此一来，民族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文化问题，而文化则往往收缩为某种奄奄一息的“传统”，那个“传统”不再是历史流变物在当代的效果历史，而成为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的固化存在，从而脱离了其时代性，此种文学书写无疑是脱离了广阔现实与生活的偏狭想象，无意识地重复了东方主义的思维。这些现象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矮化。

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民族文学，我们需要明了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外在于大历史。作为同时代人，中华各民族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



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这种身份自身也是在历史中产生，会经历不同语境而做出相应调适，而不是永世长存之事。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当然，如果辩证地看待问题，具体的少数民族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宗教习俗乃至各种人生礼仪，同聚居之地的风土景物也会形成相应的关联，只是这种关联也需要在流动性中进行把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可能从细微之人、事、物、情入手，但显然不会满足止步于此，总要指向于普遍、共通的感受与思考。

（作者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